獨漉堂文集

獨漉堂集卷之十二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行狀

吳山帶行狀

君諱文煒初字儀漢先世始遷自宋世居南海大圃鄉四世祖仁孫理宗紹定己丑成進士與弟端孫履孫方孫並官顯要歷元明三百餘年代有科第仕宦爲邑望族曾祖邑庠緈字公祖邑庠贈中書舍人醒涵公考翰林簡討勿菴公娶邑庠葉袍日公之長女封宜人葉氏生君于郡城之陶街君少而敏慧簡討公舉崇禎壬午

榜時君始七歲周旋應對成禮賓客莫不稱之象勺之年與今熊常梁藥亭同硯席便能拈韻作詩馳騖奇險相矜以爲樂而舉業獨尙淸眞十九就童子試受知於番禺蔣侯取冠一軍補弟子員名噪一時庚子闈試卷擬元以後場語有疵遂置不錄及己酉復中副車信以爲得失有命乃去名之文與火之光而以章爲名别其字曰山帶遂放意詩酒間畫竹石鳥獸以寄興自是求索踵至昕夕無暇晷天性蕭散出或不告家人所往遇奕卽酣連忘返自勿菴公捐館後往往度臘僧舍探奇山間率以爲常有所賦咏雜書墜葉敗紙不復存稿同

人隨而搜録得金茅山堂集若干卷惠州王子千使君
爲刻之癸酉之役闈事旣届猶買舟將山行同人力勸
乃就試試之前每夜碁戰至曉未常一展卷也及榜發
雋第三人出平遠令耿公之門主考編修謝公吏部王
公並加奬重赴宴甫出便避入友人臥榻鼾睡曰知拜
揖如許束縛悔不早棄諸生也甲戌下第取道吳越覽
其山川而歸自謂筋力不耐勞苦不復作公車想丙子
夏大中丞高公屬番禺秦侯致禮延請遂同高公子䜟
之北上抵京數月主於黃村高府九月朔北榜旣放公
子獲售君書還家下云將往行唐劉仰山署中靜養數

月然後會試自此不復有書以爲行唐僻遠難於郵寄也臘月自北來者忽有卒於艮鄉旅店之傳及臘底乃得世交無錫王君紫巘書及家僮洪起稟報始知君九月後即患咳嗽時仰山分闈事竣遂同之行唐行唐地僻苦無醫藥病勢日增乃力疾還都行至艮鄉卒於旅店時十月二十六日酉時也家僮奔訃高府賻之具殯殮之費屬檢討鄭珠江料理殯事而都下藩孝廉聿修及紫巘王君不忘平生交好親爲督理以二十九日殯於彰義門外馬觀營之里嗚呼痛哉念君爲子侍奉父母四十餘年身爲諸生名知海內於人世未爲不及顧

以一第馳驅萬里使其子女病不得侍醫藥歿不得奉
遺命不得少伸罔極之報豈其孤高之性不欲沒於妻
子之手耶抑所受之數與其所死之地皆有定而不可
易耶嗚呼痛哉尹與君爲莫逆交重之以姻好自遷家
小禺君常居草堂故子秋園詩云玩世金茅子違時獨
漉翁篇章情旣愜棲息偶能同座爲求書滿尊嘶近市
空時憑寫生手繪盡小園風蓋紀予兩人生平景况也
迨丙子公車北上月夜小亭酌別詩末云笑語從容天
漸曙別時南北鬢俱斑兒孫引領聽春信消息眞傳一
解顏豈料春信難期此別竟成永訣無復從容笑語至

艮鄉而訃聞耶嗚呼痛哉君生平讀書尙友中夜把卷至老不輟雖脫略世事而經緯明裕發而中節惜未及見之施行晚歲以詩古文辭爲後輩倡導遠近族戚子弟賴以裁成者不少訃至之日無不涕泣悲慟謂古之賢哲咸有私諡遂按諡法博聞多能曰憲內外貞復曰白私諡爲憲白先生君生於崇禎九年丙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月二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一元配夫人羅氏順德孝廉閣公羅公之四女寬厚和惠克孝善持家政能佐君放誕脫略益成其高庶室柯氏子二人長男重羅出次男鼎柯出女三人皆

羅出長適邑庠任甫鄧公長子三水庠生起龍次適尹
長子南海庠生顓次受聘同邑國學元上譚公長子貞
男重娶順德翹萬陳公長女生男孫一人孔女孫三人
俱幼未聘臘底君訃未至時所居宅後金茅山地倏陷
大如井許泥淖沮洳鄉族驚怪夜望有火大似缶光芒
若流星墜君屋角正其卒日也是君甞鍾山川之靈秀
而生故人萎山頹應之然千里之旅魂已返首丘矣嗚
呼異哉因君男重之請誼不敢辭是爲狀

王礎塵行狀

君諱世楨姓王氏江南無錫人生有異質方產之夕考靜持公夢先正王鳳洲先生負大木登其所居之堂既舉君以鳳洲之名名之益以木誌所夢也五歲乳媼爲君濯足於池忽謂媼曰我作詩卽吟云脚踏水底天兩脚在月邊聞者驚異時尚未就塾也授之古詩輒能以己意解說十歲通五經應童子試邑令南海廖公負暗異之謂曰汝文可領批然書不成字與鍾繇帖令學十三徧讀子史著書名史用游於黃蘊生楊維斗兩先生之門學益大進補弟子員未幾而有甲申三月之變慟

哭出門謁督師史公可法於淮陽進以救時之策史公大悅延入幕府日加敬異親爲之冠行三加之禮君年十九矣時南都新立命燉城伯趙之龍以危疆策士史公促君往試試上等有旨以知縣用君覩時不可爲遲不就選南都旣潰寄跡僧寺者三年念久違父母色養皤然而歸娶于同邑顧氏三載顧卒奉父母居洞庭東山之宋灣者八年教授生徒藉修脯以供甘旨靜持公精勤佛學晚益厭聞人間事歸舊居示微疾高臥牀幃間意有所觸呼酒擁衾引滿數大白君時侍奉左右衡量今古或承命爲詩文每當意則大喜賞以酒曰有

子如此吾復何恨汝行汝志可也君旣畢父喪念學期有用必周知當世之務徧識天下山川人物乃辭母而北游燕趙青齊南游江楚滇黔踰五嶺徘徊粵閩閒其游率閒歲一歸以母在也其自粵之楚也將復入黔舟至南湖高岸忽崩激水滿舟君心動自念曰土爲母崩者病象也激水警予吾母其疾乎遽迴舟趨歸而母鄒太君逝越月矣君抱終天之恨自是得心痛疾時作時止甲寅滇黔作逆川湖總鎭宸菴蔡公專人聘君抵荆州一月以終制辭歸乙卯冬服闋復赴蔡公之招十二月十八日至武昌之青山風狂舟覆君與子完趙俱在

舟腹中君謂完趙曰汝坐耶立耶完趙對曰立也何立
對曰立水君曰吾坐水不及胸若有物在下者然欲出
無門生不習水即出亦必不免淨捐餘念正心待盡可
也完趙曰諾俄頃已脫去君歎曰所戀戀餘生者先人
大事未了也吾顧後汝耶即寞然就寂江中漁人夜聞
有呼救人者三起見覆舟自上流下持斧斤羣鑿之有
光自鑿中出得君父子死矣將棄之揣其心猶溫時天
寒甚就江岸刈蘆薪熾火環之久之皆甦顧謂漁人曰
若等非盜耶漁人具言其故乃復記憶問曰此去青山
頭幾許漁人曰地名揚邏去青山六十里矣日中覆舟

至夜二鼓而復活洵異事也留都吳公之令無錫也奇
君之才周旋其患難及開府於閩君訪舊誼之適有總
督兩廣之擢復約之入粵前後數至因有終老羅浮之
志辛未夏歸無錫圖葬地秋九月奉考靜持公妣鄒太
君合葬于邑東鳳凰翅新阡其冬復至粵惠州使君寶
坻王紫詮與君相見廣州意氣契合序為兄弟去夏延
之惠州命子立安叔琬季如及兩幼孫師事焉久之病
膈痛不欲食猶以為宿疾也今此五月疾復大發就醫
於廣州粒米不入口旬日矣而聲琅琅猶平昔坐起語
笑無異常人十八日方坐几案診脈忽眩瞀欲就榻扶

掖而起卒仆於地口鼻湧出黑血數升皆成結塊既甦就牀下黑糞一器堅如石色如漆十九夜復下多如前自知不起矣口囑完趙身後事及墓中之銘誌且尹趨至時復小愈起于枕謂尹曰平生飲恨於心不謂積疾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向欲埋骨羅浮而惠州使君未許今從使君假此地爲死所從足下假白雲一穴爲葬所吾四方之志不遂不宜歸葬故鄉時立安完趙皆侍相顧而泣尹聽其聲視其起坐轉側皆無死狀謂曰子姑言之當不至是也坐久之又謂尹曰吾往歲覆舟及比日眩暈皆已脫去去來之際道路井然生無宿業當得

自由若其復生人間必無錫乎吾父母之事多未了也
二十日後尹覩之益愈日能食粥一二碗體中無所苦
即君亦自信以爲必愈矣時值連雨立安作苦雨詩完
趙和之以呈於君君閱畢笑曰吾少壯時一過目即不
忘比者不能以爲老也今聞此復能之殆積血旣去之
效耶乃次而和之時使君自惠入廣中途夢看山得句
云十日暫違成陽世覺甚怪之二十五日泊廣州望郭
外山川夢中所見也比至公館君迎謂曰數日之違幾
成隔世矣使君愕然然時病勢已愈不以爲讖也是夕
與使君談甚適二十六早粥畢使君趨公府君猶起送

之有頃忽復眩暈遂吐鮮血數口稍定復云欲起便完趙恐其太勞請臥便之君執不可扶之起坐倚完趙而逝君生于明天啓丙寅年十月初十日亥時以今癸酉五月二十六日辰時卒于廣州賣麻街公館得年六十有八君博學強記生長世家習先朝典故酒後喜爲人論說天資豪邁長身美髯音聲洪亮聞于數十步敘述娓娓神采飛動使人忘去下筆頃刻數十紙得題便書不假思索而文義皆可觀辭無復者然皆隨手散去不欲以是得名性伉直負高氣語有不合必面折之然初無成心人能以理復之未嘗不心折也人有不善亟亟

焉告之或再三不改旣惡之矣而聞其有他善又必亟

亟焉稱之其好惡不偏類此平生言不及私行不近利

周人緩急不遺餘力故其卒也無識不識皆惜之完趙

奉遺命斂以古禮王使君助舉其喪而謂尹曰君之不

欲歸葬懫世之詞云爾然父母已葬豈可以懫去耶令

歸否橾自吾輩禮以義起吾將力歸其喪於其先塋而

葬其衣冠於羅浮以成其志其兩得乎尹以告于同人

皆曰善乎使君之達於禮也君初字礎臣中歲易臣爲

塵而曰吾無復望矣元配顧氏早卒君年二十六矣不

復娶曰無以家爲也子一即完趙女一適吳江趙滉君

足跡所至必交其賢豪然平生所稱知我尹與使君而外槪未他許故其葬也使君爲表羅浮之墓尹志其無錫新阡以君自銘銘之而述其行爲狀

陶握山行狀

君諱璜姓陶氏廣州番禺人初字𦣞子其七世祖得明成化宏治中以討賊功仕至湖廣廣東西布政使自鬱林移家廣州史所稱陶三廣者也卒葬郡北握山故君以爲號焉祖曰幼岳父曰翼宸茂才君生而端凝十歲能文章廣州破從茂才走鄉落間遇大風覆舟茂才溺焉君自脱後得出乃更其字曰苦子少籙爲諸生非其好也久之謝去性孤僻嗜吟咏奉母陳太君避地僦舍以居凡十數從所至必潔數尺一室設書史香茗旦夕寢處其中雖有廣廈不樂也世孤門戶重大每欲棄而

遠遊不果又不能不至城市然當塵俗囂雜中往往持筆坐吟瞪目注思若罔聞見太君沒後更挈妻子入窮山中數年而後返家踰中人然自奉儉薄有所積輒以周人緩急四方賓游至者稀見其面而意氣所合則假館授餐助其不給家廟在廣州城中經亂爲兵居乃卜西郊高原創建數世祠宇萃宗族歲時祭享新會有三廣公石坊歲久將頹又竭貲重新之以廣州身所生長晚乃買宅仙湖稍葺以居時廣州初撤廢藩民復舊業君先業多爲他人隱占片紙可得而君恥與之較竟置不問也口不言財利雖妻子不知其有無衣食裁足而

已有貧士所不堪者而君豁如也世俗之論謂君體中
三反儉嗇而好施懦緩而勇於爲義喜著述而不以立
名而不知其中所存固有在也居平考究古今得失山
川險易及風俗人材升降盛衰之故娓娓辯論語輒數
夕不休嘗夢中得句云五十成名客江邊獨老身每自
謂壽數止此及五十而其子橦以上殤夭老而無子曰
獨蓋定數也君素健耐勞苦日徒步行百里自其子殤
以同房弟剛甫次子湛爲嗣而益學青烏家言日往來
山中爲先人攸卜宅兆今秋得黴疾猶冒風登鎮海樓
赴同人高會十月之望力疾起拜於家堂眩暈不能興

自是遂劇以十月二十九日卒於正寢遺命不用葷祭他無所言溯其生崇禎丁丑四月二日得年五十三始幼岳翁貲雄一郡有濂泉僧常募化其家歸而其徒羨之每夜密禱佛前願生翁家一夕拜而伏地逾時不起其師以杖叩之起而恚曰大士方授心經奈何醒我師取經試之朗誦至不生不滅曰大士授我至是餘不知也其徒素不識字師乃信之久之登樹摘果墜而傷肩及足其師以藥傅之辭曰吾生陶家矣語畢而絕其師下山之陶家募錢爲之焚化黎明而至則陶翁列香燭堂上告舉孫矣徐語以故翁曰然哉昨夕昏時吾見其

趍而人呼之不應斯其是也茂才言新生兒肩有紅痣而一足屈師曰足屈所傷也痣紅所傳藥也歸山爲直其足而葬之足遂愈其事人人知者觀君生平猶有曾之遺習者乎然而潔身獨行遯世無悶可謂高士也矣

存慨獨齋詩集二卷

獨漉堂集卷之十三

羅浮陳恭尹字

祭文

外弟湛克正祭文

嗚呼吾與君豈猶乎世人所謂甥舅者耶吾少而遭家多難尊大人實活之中而家於君之鄉者二十餘年巷陌相依旦夕相見吾終鮮兄弟視君兄弟猶吾兄弟也君無象而尊大人早世未弱冠而令伯兄繼歿當是時君與七弟皆幼風雨漂搖所恃以立者上有白頭之老母而外所以彌縫補救者吾亦不敢辭其艱難君之視

吾亦猶長兄也二十年來君之兄弟成立矣子姪長矣適値時之多故予移家西還於今四年音問常通歲月數相見然夢寐之間在君之鄉而笑語相聚者十常六七何者熟境難忘受恩深處爲家自然之理也吾去秋遭意外之禍下棘寺者二十旬君來相視泫然出涕吾大笑以慰君豈謂予甫脫獄門而君病遂亟耶吾旣出獄而病瘡者彌月又以兩兒之病留連鄉中君病革而吾不及訣含斂而吾不及視泉門一閉音響寂然天乎人耶曷爲此極且君之操行淳謹誠摯而年僅踰四十尊大人之盛德在人有子如君而不使之永年天道其

可問耶嗟乎吾二十而哭尊大人又五年而哭君之兄又十三年而哭君之姊又十年而哭君而吾之自哭父母諸弟者不與焉吾之年去五十其不遠矣或不久而爲人所哭即幸而未爲人所哭而哭人不已亦安在乎有生之可樂也嗚呼吾尚如此而謂君白頭之母何哉雖然德無不報剝而必復天之道也吾終不敢謂尊大人之盛德與君之操行天道遂漠然而不可問也是在君之弟與君之子孫勉之而已澆酒靈前與淚俱下君其鑒之尚饗

祭劉顯之文

嗚呼命之不可知也自古而云然矣謂其受于有生之初而遂不可變于百年耶則百年之內其窮其通其壽其夭有鬼神司焉也既有鬼神矣則其人之或善或惡獨安能無所賞罰其間而但任其一成而莫之轉旋也謂其漠然而靡所定耶則人固可自操其權者也顧爲善未必蒙福爲惡者乃或安全窮而夭者未必皆不肖而通且壽者未必皆其賢也亦獨何哉嗚呼先生學之博足以貫通于六合理之察足以下窮于九淵文之雄足以馳騁乎今古行之確足以自守其深堅然而譽早

蓋于少壯用不究于生平大戰則屢得而復失小戰則
百勝而無前及門請業者多翺翔于天路而先生則窮
年兀兀獨白首于韋編晚以明經薦起俄而一疾嬰纏
蓋心血枯于蓍𦵏而疾遂中于筋絡手腕勞于筆墨而
痛乃及于臂肩猶日孳孳于聖賢之精藴往哲之遺言
勤一家之懿則爲後學之蹄筌嗚呼若是者亦何負於
天哉何其祿方及而不待壽始至而莫延歲旱無所施
其霖雨舟楫無可濟之巨川豈才者造物之所忌抑名
者賞予之所先固不必取榮於時俗而欲磨礪之以必
傳哉是或可爲困窮者之自解而遂使先生不獲享期

頣之報門弟子不復聞攻叩之益者終不能無疑於蒼
蒼者賦命之或偏也不然先生子孫之多而才居室之
安而美聲實之宏而宜皆世人所仰望而不可得者非
先生之不遇孰使予涕泣之漣漣也哉

祭王說作明經文

嗚呼先生稟智含淑通不偶時貞不絶俗直而不肆柔而不曲早賓於王多士眉目天工人代雲章玉軸時移步改振纓濯足或避牆東或在空谷司馬佳佳東方詼諧君子之道卷而可懷奮發爲詩汪洋自恣逍遙自得優於風刺汗血馳雲不踐下地飛隼摩天不勞而至後進敀觀前修却避天假之年安識所暨嗚呼先生淹然遐棄五十之年亦云壽至有子知名斯文不墜亂離瘼矣得正而斃必信必誠吾何從㳍自君之沒明月獨來梧桐落蔭光影徘徊思君共吟奮袂揚鬛朋儔之會笙

籥徐動詞端蜂起一迎一送思君其間談笑微中或有疑事不能自决我之懷矣中心如結思君之存片言可折嗟君之沒吾誰望焉歛形空木靈爽何存平生樽酒乃酹窮泉心非木石能不潸然嗚呼哀哉

祭趙意子文

嗚呼今而後知千載而上志節之士懷負耿介以終沒草莽而不得其姓名者不可勝數也夫其才未究之施行而忠不期於自衒羣居鄰處或至沒齒而莫測其心之所存況後世操筆者乎嗚呼君國家一老諸生耳屬世休明黼黻盈廷弓旌徧野而君未常與之同榮及夫運鍾窮剝厚祿之家縮朒以圖存君棄儒冠盛年自廢布衣苴屩不西走山而東入海行吟憂鬱一若與之同悴者是何用心與人背絕也又不獨是朋友道喪於僞而君日敦其誠末俗尚巧而君益安其拙舉國爭利而

君益嗜其貧方天之未定而行不偶時宜其不久淹人世也不然以君之强骨壯氣貞固靜篤法皆宜壽豈其僅及六十而遂止哉古之君子不祈永於生前而欲不亾於死後君之志猶是也蜸濟表章於其子謝翱許劍於其友然而某等老矣天與善人必將使君之子若孫實興而傳之而欲恃區區未盡之故人能不沒君之行者無幾也一酹几筵言悲而短嗚呼哀哉

祭室人湛氏文

戊申之秋孟月庚戌亾室恭人湛氏三虞之辰夫壻前某官陳某酌酒於靈几而哭之曰嗚呼予始十歲從先君五羊獲拜尊大人於文簡公故第尊大人不知其不肖而申之以昏姻計是時汝猶未毀齒也予十七而遭覆巢之禍竄伏於殲唐尊大人使一奴挾扁舟來迎予敗衣垢體荷蓑笠行風濤雷雨再晝夜而入匿君家蹤跡者至予寄於泥子之鄉者三月尊大人身䌸質縣廷以千金賂吏而後脫予於死還納予複室之中掩口而誦詩書徼天之幸明年而先君及於襃卹尊大人實左

右之無䘵明年尊大人卽世又明年予着僧衣而來哭君家遂由是而東之甌閩躓於匡廬羈於臨安痁於宛陵其得尋宿昔之言而與汝把一卮嗣爲兄弟於增江之上者死骨之餘也汝端慧而婉儉而有禮予悲愁則汝能寬之賓客則汝能供之自歸予于今十有五年屬當予之困約未嘗聞幾微歎息之聲也予上失怙恃終鮮兄弟身爲東西南北之人故近汝於母家倚汝兄弟以居欲俟兒子長而後西耳予出則先人歲時蘋蘩酒漿之奉賴汝以不乏也先墓之長松檜柏賴汝以無恐也兒曹之習誦行止賴汝以無失也而今則已矣予書

而入則閨闥重扃虛室風生蕭條泬寥怵惕忡怔舊繡

蝇污故研苔青素帷肅肅白日張燈予夜而坐則凉月

直下蛛網横庭鼠舐餘燭犬掫靈羹鄰人咨嗟而或語

婢僕縮瑟而不行而今而後予或有行則先祀寂寥而

誰主衆雛驕稚而誰憑顧今未出耳兒之長者十歲差

能巽奠成禮飦粥及旬儽然骨立其小者名爲四歲實

則二十九月耳衰絰冠纓嬉笑靈牀之側問其母則指

棺而對不哀而傷嗚呼我丈夫也多涉患難粗能以理

喻心每一顧此猶不能不瞿然出涕况汝拘形風木之

中而心子爲心者哉惜也使汝之生早十年則子尚有

家俾汝可歸猶及翁姑之一日使汝之死後十年則兒子長者可望有室有婦有孫以哭汝之老今者嫁而不出其閭比於死而不識其夫家受命而不享其榮有子而不逮其立不夙不暮而獨當予家之厄雖予薄命實然而汝所受於天者亦不得爲厚矣汝疾革而握予手曰自許身於君而遭家不造君有四方之志常懼不得沒命君前今無憾也旣而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天負我亦負君長歎而絕猶是言之則汝之未嘗太息於予前者豈情也哉嗟乎德不及黔婁老萊而使糟糠之婦終其身貧賤而不悔男子之羞也爲程嬰杵臼所立孤

而行能遜於趙武士君子之恥也予之年所謂日昃之離矣前過三十八年自少之壯猶爲事事後人今乃百感薰心縈憂鏤骨衰餒之氣日至尚何望攻頑摩鈍自成一物以報尊大人若汝於冥冥之下哉已矣幽冥異路無相見期死者所望未知何如秖令生者悲耳吾又烏知汝之往不愈於生存之日也汝二子雖幼渠墜地自有分命行矣勿復繫念今以羊一豕一蔬果脯醢酒漿等物饋汝楮冠履與服財帛奴婢賚汝五虞之前五晝宵將禮粱餞以助汝冥途凡吾力可勉致當皆從俗爲之體汝平生之意也汝尚有知來聽予之苦言嗚呼

哀哉

祭譚非庸文

年月日處士非庸譚先生旅卒於廣州學舍越四月丁卯孝子方平奉柩歸于岡州越甲午友弟某等始能竭誠銜哀致東芻之奠于靈右嗚呼石斧不剖玉觸則碎草萎不死花榮則悴彼蒼蒼者固然物負奇而不貲故高蹤者易隳之基而孤立者早摧之勢胡先生之制行與流俗而趨背體剛中以立德亦浩直而養氣雖皎潔而不炫旣方廉而不劌恥爭食于雞鶩樂飲啄之粱雉頡鸞鳩而卑飛挾鴻鵠之遠志然而天人未定時命不偶揮戈莫迴逐日徒走繭集其足霜侵其首貧攻其軀

病夭其壽嗚呼哀哉非所謂制行高則易寡孤則易摧者耶當其易簀之頃爾時之際有侃侃之言無戀戀之計須書散玩呼朋命子手厥矣而草訣友之書舌結矣而易題詩之字非了了於死生胡井井其若是嗟乎志尚烈而氣已寒生有涯而死猶視凡在同人聞君之沒未有不摧心隕涕者也孤子奉柩返於故居相送江干慟也何如作此哀誄以寄欲獻銘君之墓别有嗣書夫君之志在千秋而不獲享成于一夕君之才足以不朽而不獲垂功于金石誠可哀爾不然君之生踰半百矣世難未窮先死爲得是區區無益之餘年必不爲先生

惜也

祭易吾豫孝廉文

嗚呼衆人之生衆人之死唯彼志士沒無餘訾衆人之死衆人之生唯彼志士生無慚顏公之决科年始二十從容盛時進不汲汲乃及壯强地拆天崩之死靡他人醉我醒獨臥窮山左圖右史子衆而材弗命之仕嗚呼書生之於國家榜名雖登爵祿未加有如處子旣字喪偶以義揆之可嫁可守守者難能嫁亦匪淫於惟先生不負初心誰無百年在所自立身後是非勢力豈及炙手可熱極尊而榮死骨未寒不得姓名或乃飲水平生枯槁身後之名久久益噪在此方寸皎然勿欺於惟先

生庶幾得之寄奠一觴言哀而亂老成凋謝臨風三歎

祭王礎塵文

嗚呼先生稟純明之德而取其剛具正直之氣而用其方羅千古於胸中而取其精要走風雷於筆下而棄其故常世齷齪以委靡君獨植立而不偃世屈曲以詭隨君獨正議而慨慷世汲汲於安飽君獨任運而不計有亾世錙銖於取予君獨施濟而擘畫多方世膠柱於前跡君獨具灼古之目光好善而不昧其短惡惡而不棄其長世兢兢於著作君獨視之如粃糠伸紙萬言如雲霞之炳煥不留一字若過眼之青黃其心以為吾道之行則將澤流萬世道之不行則空名益重其惝怳夫其

所存者生人所恃以爲安治天地所賴以爲維綱仲尼所謂古之遺直而吾黨之狷狂而獨抱是耿耿以終老含永恨於泉壤豈不痛哉辦香巵酒祇薦靈牀平生故人有淚盈眶盖不暇爲交游之惜而爲世道之傷也

雲母范太君祭文

嗚呼常言古今人不相及若太君之行求之古列女奇節之中不易一二屈指也太君年踰二十而稱未亡人有子載青生纔四齡伶丁孤苦而太君靡他自矢有導之改志者則舉刀相示曰幸毋多言吾惟一死而已嗚呼何其勇也載青六歲而與母相失干戈擾攘流離轉徙自瓊而廣自廣而閩而燕而吳海天隔絶音問杳爾而太君守志益堅曰雲氏世有積德必無絶理吾惟待之而已嗚呼何其智也依舅家以自全躬績紡以自食焚香籲天至誠所感而夢大士曰爾子歸期可俟爾母

自苦嗚呼何其異也載青去家三十餘年得一官以歸輿馬赫奕驚動閭里去日孩抱而歸白首不獨面目不可彷彿卽巷陌家門亦不能復記方是時子急於尋母而母無由以認子曰吾子背有贅肉袒而示之信乃相持而泣一時傳爲盛事嗚呼何其偉也旣乃奉太君而來寓于廣州日侍晨昏手奉甘旨於是海內文人爭爲詩歌以述之洋洋盈耳以爲太君艱貞之報載青孝思所致世之顯榮者有人而信其必傳者則不在彼而在此嗚呼何其榮也母子重聚於今十年一旦無疾而逝命載青曰吾孤燈半世今將以無玷之身見汝父于下

地嗚呼何其義也聞太君之幼也常語人曰貞節者婦人之不幸然婦人之成名亦在此嗚呼何其識之卓而立身之有終始也某等居平猶欲操柔翰裂竹帛取古人之大節奇行而特書之况親見於今者乎况不出於鬚眉而出自巾幗者乎况與㦸青有聲氣之交者乎一卮在陳以志高山景行之思云耳

喻太毋祭文

嗚呼當夫大野龍戰九垓蜂起頓裂三綱橫分地紀陰極而剝陽閉而否廟謀則築室于道戰士則驅人于市至乃結骸成岳流膏爲水非無積善之家不少仁人之里璇房瑤室灰燼蕩然瓊樹玉枝傷心已矣若夫山名劍閣地字巴川舟危三峽路極高天然而雄關無一夫之守力士非五丁之年遂使虎豹負隅猰貐食肉竭澤焚林窮源撥藪野無遺噍之類徑絕跂行之族親戚盡于終朝骨肉誰爲一哭嗟嗟夫人竟罹此酷嗚呼痛哉當其攜家空谷托命窮厓右撫諸婦左顧佳兒家人本

小位列尊卑慷慨同日抗手長辭一瞑而萬世不覩九死而中心如飴何其烈也謂死而無知將寞然長絶謂死爲有知雖生存奚別劉安之雞犬皆在白雲元海之君臣依然珠闕何必復㪍視聽於濁世零涕雨而永訣也哉夫人仲子遠宦天隅勉王陵於漢朝初非伏劍遺太眞於江左事異絶裾風塵一別時勢懸殊不有三刀之夢徒分百里之符無路餉士行之鮓何天飛葉縣之鳧時復出門西向陟屺長盱羨慈烏之哺反悵鴻雁之行疏九人中之重耳寧意獨存之日二十年之蘇武初獲終堂之書嗚呼痛哉擗號靡及摧裂何如凡我友朋

孰不嗟吁彼蒼蒼之未定若福善之云虛如或往事可考前志不誣固將俟于門之駟馬聊復獻徐孺之生芻云爾

祭陶握山文

嗚呼先生潔其道而晦其跡遠其志而邇其行豐於人而薄於己敦其實而去其名其大者致孝享於祖考建祠廟於郊垌修忠勳之坊表思先德而奮興竭心力於數載皆隻手所經營外則追緩急于朋友恤患難於孤煢厭趨附之炎熱託肝膽於同聲性耽吟咏早薄簪纓凝神物表得意忘形對囂塵而白眼等闤闠于蓬瀛乃若持躬刻苦操履冰兢簞瓢可擬敝緼爲榮視其家如傳舍寄行跡於浮萍挈妻孥於空谷閱飢寒而莫驚雖或矯枉之過正抑亦達士之孤情也然而年僅踰於五

十嗣乃絶於高會亦獨何哉嗚呼古來歎天道之無知者夷齊之餓顏淵之夭伯道之無兒也然而夷齊自餓也非天也顏淵至今存也非天也先生有子而殤不幸同於伯道而處之泰然同人亦不復爲先生悲者以其有不死者存也夫人生一世最上令人慕之其次令人惜之下此不足道矣古今遠矣其間飽於夷齊壽於顏子多子孫於伯道者何啻以萬萬計而千載之下幷不得其姓名而慕之惜之雖多亦奚爲也先生其可以含笑於泉壤矣靖齋在筵敬奠一巵

獨漉堂集卷之十四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紀事

天妃神廟紀事

仲尼盛稱鬼神之德而後世拘儒乃或以其近於語怪不復深論從而爲之說曰鬼歸也神伸也竊意以爲未盡夫天地塊然大物耳所以輔相裁成其間者鬼神也然而都邑政令所及有人道爲之紀綱則鬼神不必赫然昭著唯不平而後見焉至於江海波濤之上深山窮谷之閒呼之必答如響應聲犯之必校如吏持法比比

然也昔人有言曰至治之世其鬼不神非不神也賞罰公明陽施陰伏疫癘不作無所用其神也江湖空曠陰氣所凝怪風異類發作無時非有鬼神爲之護持則人之罹於不測者衆矣吾鄉濱海所虔事之神則英烈天妃爲最相傳爲莆田林氏處女今閩人謂之天后者也人之往來海上者每當風濤大作則竭誠拜禱衆口同聲仰頌英烈天妃名號頃之必有神火從空中飛來集於檣上異香飄然入于舟中則其舟自定雖浪如山岳若履坦途否則安危未可知也故神之名號莫不家奉而尸祭之甚於事其父母而廟貌之建在在有之佛山

爲商客所歸其殿宇尤爲壯麗每三月神誕香花火爆之盛旌旗儀衛之設牲牆報賽之具闐咽衢陌歌舞累月而不絕而往來瓊海者目覩靈貺謂非紀之以文章不足以頌神功之大也相屬而問序於僕夫神之初處女也而妃之后之則匹偶之稱也顧出於前代之敕封則又何居乎豈其堂堂處女而可以匹偶之義加之乎吾深思之而得其說矣河洛之數天生一水地六成之盈天地之間無非水也天居外地居內水貫乎內外之間者也天體動地體靜水則涵可動可靜之用者也故有形之物莫大乎天莫大乎地亦莫大乎水地配天者

也故曰后土神司乎水者也水德配天神之功亦配天故尊之曰妃妃配也猶曰至聖之德配天云爾尊之至也他何足以頌之故引伸其說而爲之記

湘潭會館紀事

永州郴桂之水合于衡山之陽至湘潭而後可浮巨艦故洞庭之南湘潭其一都會也九州商旅遙集而粵人尤多則其近也夫人平居則有春秋宗廟之奉士子則有會課燕射之文鄉黨則有約議講習之庭今客數千里外去其家而聚處者數百人不可無公會之所以爲歲時伏臘送往迎來脂車秣馬之地此會館所由設也湘潭之有十二總會館蓋吾粵之人建於某歲前殿奉漢壽亭侯關公四旁爲堂室若干凡粵人之客于湘者得以燕息其間規模甚壯而某以粵鐵精工特鑄香爐

花燭瓶臺重若千觔不憚川嶺高深輦而供于殿前屬予爲文以序其事予三十年前浪游湘潭時會館未建尚能彷彿其山川也攷之往史湘潭漢荊州地固關公所常臨駐其後孫仲謀使呂蒙奪零陵長沙桂陽先主命公入于益陽則湘潭屬之吳矣自湘以南至於廣州日南東至豫章金陵北至燕趙齊秦在蜀漢時皆爲異國公所常撇髯躍馬欲得畧定其土地安集其人民以上報先主者然限於時命抱恨而終而豈謂千載之下不假征誅弓矢之勞而舟車所至血氣之倫莫不心悅誠服望公之顔拜舞歸命如見父母者哉聖賢豪傑古

不乏人求其沒後而能伸生前未竟之志使天下後世尊其君臣如天上人而不敢側目者唯公獨也此大丈夫之能事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之間所以不與萬物爲存亾者也三國演義載公曾將車爲商而史但云好讀左氏春秋亾命奔涿郡則其困時亦常去鄉而客者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願與天下讀書爲客者交勉之

錄區都事

區致遠新會人生二十餘不肯學里衆共姍笑之乃發憤從師受書日不滿三四行伏首以鼻磨席額汗染卷自曉至夕不成誦其父饒有貲雖苦其如此猶欲令稍習書能畫炭著壁知牛粟出入之數以得不棄去久之其弟舉於鄉致遠讀其文瞠視曰直若是非甚難到也師叱曰汝何得而大言若是致遠請自試應筆立就皆可觀師以示其父伯叔兄弟更相謂曰爲先生不患無所何至代人子弟欺父兄耶師具語其實乃共奇之明年致遠遂舉於鄉烈皇末爲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致

遠所居環前後左右無存者而致遠家晏然世言疫有
鬼於是都下頗傳區都事能治疫鬼有得其花押者持
至門則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之於是區都事之門
熱於要津自宮府大僚床灶衙署皆區都事花押也某
御史病甚過致遠致遠曰入吾榻內臥有頃當瘳也其
人少睡得汗病良已致遠以此有德於大僚得擢南兵
曹乙酉金陵陷致遠死之子幼不能歸希有知其事者
致遠字爾瑞或曰南工曹也
論曰吾友人何左王不偕兄弟其隣里前年疫多死者
家人畏避不敢收左王兄弟往往爲經紀其喪數十家

其里病者遂有夢左王沃其背冷水得汗而愈者其事與區都事大相似因知疫鬼皆寓於心區都事非必有術也特善用其術耳都事誠樸遇難能死處地卑下其操行世不備知然以大僚之薫灼顧借寂莫一都事之威爲重則非獨都事之賢疫鬼亦賢鬼也

上岐孝婦

順德之西北鄉曰上岐有孤子之母夫死食貧弗嫁孤子長當納婦乃自賃爲富室炊受其直三金爲之聘婦婦始歸問姑安在孤子告之故婦泣曰娶妻以爲養也得婦失姑用婦何爲詰旦婦歸謀於父自出鬻再足之得三金授孤子孤子與同賈者宿喜曰吾母且當返同賈者曰汝安得金孤子出婦金語之夜而同賈者竊其金比旦索之不得婦大慟拒戶自縊氣絶同賈謬爲殷勤與鄰曲數人走孤子家彷徨伸救俄而雨大注電光繞庭數匝雷赫然起庭中震同賈者死其衣片片裂

婦之金從死賈腰間躍出封識尙加故也鄰曲大譁婦亦驚蘇時丁未七月日也

獨漉子曰天道未有若玆之近者也豈不以誠哉而憒世者或遂謂無天道夫以婦之賢而同賈者無所感動尙冒然肆其貪殘之心匹夫匹婦計窮極而無以自明此天討所亟加也天之誅賞必於人所不察彼之顯著人得而誅之天豈冥冥而奪人以權哉不然世俗而日下矣爲之雷者不亦勞乎

獨漉堂集卷之十五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跋

胡季美先生手蹟跋

己未七月五日於友人胡君韶先廣州宅中得覩其尊人季美先生遺書二紙其一書柳子厚馬退山新亭記後有先生自署字其一書作字法與韶先者大半已不完紙背行間並多付注乃韶先幼時所書大小錯雜略無倫次蓋自乙酉之秋先生死於王事韶先游於四方流離多難求先生隻字之存而不可得及是得之鄉人

如獲異寶出以示尹用筆堅勁結體遒美足以見前輩克勤小物也先生沒於今三十年西江之亂數矣而烟煤蠹腐之中片紙之遺猶有寶而藏之者不獨見西江人士推服先生意忠貞之蹟在處皆有神物呵護夫舍生取義雖成之一旦而其人生平處心積慮類無不光明正大者況先生文章品行爲當代宗仰者耶想見其涉筆之頃有意無意之間皆有氐星河岳之氣隨之非苟然也

書高固齋硯考後

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不親試水岩不知也他硯粗則剉墨細則拒墨水岩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着水研墨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而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岩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岩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氷而水岩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朴無文猶將拂拭用之况其體質之美

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於端溪耶固齋所考剖晰明辨已無遺義然予生長廣州相去不及三百里間數歲一至端州往往有一二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眞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岩如固齋所云精華日見不能一執成說者故詳著發墨之妙於後購硯者孰閱固齋此文更以吾法試之水岩十不失一二矣

命兒贛字端木說

女之生吾容於贛而有異夢還書名女曰贛今十四年矣成人而命之字禮也然贛之爲州合章貢二水而得名又考之說文贛賜也故端木賜字子贛其訛以爲子貢者今之省文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欲使女師於山川不若師於古之賢人爲切近也夫四科並列而子貢以言語著焉一貫希傳而子貢以多學得焉嘗觀邾魯二君之會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論仲尼猶諄諄以多言爲子貢戒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嗟夫晚近之世非言辭不爲功兒其勉之爲有德之言

而詳思聖人之戒以進於成人之道其庶幾矣

梁澤字恒白字說

白澤神獸也黃帝時見於恒山能言萬物之情帝因問以天地鬼神之事蓋大道之將行也必有物以開之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馬也洛書龜也其所陳者五行之數猶待人而後明白澤則能言者也天之欲覺斯世斯民也至矣先友高士寒塘梁先生之冢孫澤幼而有成人之度其父耋符將字之謀於予曰澤於易爲兌兌說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雖然吾固取乎其德足以及人而無取乎其義之尋常爲人取字者所易及也欲以白澤之事字之何如予曰然則莫若字爲恒

白紀其地紀其名猶河圖洛書之義云爾覺斯民者道也潤萬物者德也固未有有道而無德者也字既定未命而澤應童子試受知於文宗錄爲弟子員禮成人而命之字弟子員成人之始也不可以幼而勿字也因書其說復於璧符且以爲賀

關夫子贊

世人貌公棗面蠶眉此獨貌公皤腹豐頤世人圖公大刀在側此獨圖公橫劍在腹古今同此人此心而公獨浩然而爲星爲日葢欲勉後世以師公正無貲乎其有異人之質

李孝先奉其尊人相如先生小影遺集歸自楚中

抆淚題之

有高世之識而不値其時有雄傑之才而所遇數奇有可歸之家而終身天涯千載此心其誰知之吾别子端州之西于今四十年十年而方見此數寸之影七尺之孤一卷之詩嗚呼噫嘻

爲陳黃公題其先人圖

具不屈之膝以行挺必死之身以爭立不可奪之志以成名蓋其學力皆本之趨庭偉哉斯圖其忠孝之經乎

巨三兄眞贊

有元龍之豪樓高百尺有希夷之隱學傳老易有太丘之子孫星占聚德以是爲先生眞贊先生曰子且求我於形不必求我於跡

楊履易濯足圖

孺子之歌取清取濁無乃重人之纓而輕吾之足太冲之詩濯流萬里安能長在江湖而徒羨乎逝水夏侯大初之言曰臨世濯足希古振纓苟能如是是可以無待於物而不愧乎曼倩先生

題陳黃公行樂贊

其骨重而清其神王而凝武其緯而文其經胡爲乎圖其野服而含爾長纓置諸廊廟而適彼岩扃薄其施節而執此秋英其將睠懷故國擬於飲露之屈乎乎言念先世同於止酒之淵明乎吾不敢竭乎其情又安敢强爲之名

跋

先子獨漉集詩編二十卷唯壽言集五卷未刻文分十五卷各體始刊卷首數篇正在陸續發梓故多寡不倫篇次未定不幸于康熙丁酉九月二十七夜三鼓竟遭回祿不肖顓乖氣致戾弗克負荷罪莫可逭其文集奏疏啓事牋白第九卷手稿盡燬時異代革不可復問堪爲痛哭今仍存目錄不忍刪去以誌不忘餘未刻各詩文猶在海內或鐫之碑銘傳之其人縉紳先生騷壇俠客高僧羽士必有能存之者倘憫予小子之不造惠抄郵寄得

付剞劂所厚望焉噫念先子一生心血止存文字
憶壬子歲曾溺于扶胥之口波濤汨沒中若有神
援之抵岸得不死手稿半付波臣丁巳至甲子稿
鄉居龍江戊午羅無妄之災因燬于兵又竊于盜
後俱蒙世好抄復亦十不存二三耳爾時先子猶
在訂訛亦易今乃竟灰于一爐豈爲造物所忌並
不欲留跡人間耶嗚呼痛哉　不孝男陳䪿謹跋

獨漉堂集續編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奏疏

請䘏疏

原任兵科給事中臣陳邦彥男順德縣儒學生員臣陳恭尹謹奏爲臣父完節殉忠臣家遭害慘酷仰籲 皇仁乞恩贈謚以慰忠魂以勵士氣事臣父陳邦彥宏光元年恩貢隆武乙酉舉人猥以書生謬承國眷以兵部主事督師援贛丙戌初冬入覲蒼梧特蒙 聖恩優擢兵垣奮不顧身三書切論東人犯其忌諱幾不免虎口

及廣州既陷臣爻拜　詔興兵崎嶇山海激發忠勇元年正月蒼梧受困遂圖桂林臣爻竊倣伐魏援韓之計急督順德新會諸縣義師二月十一日進攻廣州一欲緩蒼梧之急以鞏皇圖一欲乘廣州之虛以期恢復攻城八日不克復遣生員臣馬應房督師分攻順德死之四月十四日臣爻復督兵往攻高明乃聯絡東莞連山陽山廣寧恩平陽春東安龍門從化等縣侍郎臣張家玉等水陸義師三十餘萬東西齊奮山海協謀六月初三日臣爻密書致恩恩侯臣陳邦傅請其鼓行東下七月初五日會同閣臣陳子壯合攻廣州臣爻血戰於東

海禺珠火焚巨船數十殺掠數千擒斬游擊孟煇都司
張一鴻守備楊驄等密約副總兵臣楊可觀叅將臣黃
天錫楊景燁爲內應不幸機洩楊可觀等被殺臣爻攻
城五日不克卽統副總兵臣霍師連等恢復三水與
騎血戰四日大捷擒斬　知縣陳億等八月初七日復
會閣臣陳子壯與　船大戰於新會三晝夜殺掠過半
二十日臣爻再分師進擣高明御史臣麥而炫城內接
應擒斬　知縣徐嘉植等殺掠千餘獲馬五百復遣指
揮臣白嘗燦等恢復清遠臣爻統師進駐聯絡韶州連
州四會懷集等縣握斷喉咽彼奮死來爭攻圍月餘我

兵矢竭糧匱彼陰開地道以火器攻城九月十九日城陷臣父督兵巷戰身被五傷赴池自溺爲兵所執檻赴廣州臨命作詩以攄忠憤臣敢略爲　皇上誦之其詩曰平生報國懷深日望西方好音已共萇宏化碧還同屈子俱沉又曰戀闕孤懷盡懸絲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爲賻縗衣秖應魂氣在長繞玉階飛二十二日至廣州欲生降之以死自矢下之獄不食五日不死二十八日執至法場五木慘具從容慷慨顏色不變西望向闕稽首遂被兇害斷割四肢首傳郡邑仍籍沒臣家臣庶母何氏及臣弟馨尹和尹廣

尹先後被殺痛念臣父始則不汙東朝力拒崇秩幾遭
羅網繼則不貪生不改節瀝血飲泣宣布　皇上德威
以鼓勵四方義士首攻廣城以挫其鋒分徇州縣以疲
其力南海則閣臣陳子壯兆其謀東莞則侍郎臣張家
玉奮其策至嶺西一帶臣父聯絡獨力用心特苦雖未
見赫赫之功然所以操空拳出奇計批亢擣虛擁兵四
擊使彼自顧不暇凜然不敢西向以貽　君父憂至身
遭條刑子妾殺擄安然如分內事其志不亦大可哀哉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二儀再闢大命維新日月之明
細微皆燭風霆之下幽隱必宣臣父報國孤忠見於諸

臣章奏久存　聖鑒豈俟臣瀆伏念中興甫初乃四方
觀聽之始正朝廷鼓勵人才激濁揚清之日臣父雖艱
貞自好本不祈身後之榮然其倡大義以正人心明大
節以立臣範實國家聲靈體統所存固當傳之千秋昭
于信史以著我　興朝之有人臣若不言其罪大矣臣
今年十八讀父書頗知大義寧忍避干瀆之嫌以自陷
於不孝故敢觸冒天廷略舉始末伏乞　皇上鑒其功
憐其志而哀其死萬一獲邀曠典贈以一官賜以一謚
則臣父地下枯骨爲不朽而臣之偷生亦庶幾爲不苟
矣臣可勝激切待　命之至

永歷二年八月十五日具奏二十一日奉 旨依奏

陳邦彥忠著從龍義堅料虎一腔熱血碧化九原追覽遺詩倍堪揮涕着炤陳子壯張家玉例賜䘏議謚以慰英魂該部知道

請加恩疏

行在廣西道監察御史臣饒元璜謹奏為殉忠較烈郵典宜均懇乞 天恩准從 初旨以信 皇言以鼓忠義事臣聞人臣捐軀報主身且不顧何況顧及其身後之名與其子孫而 聖主褒忠必極其盛既為之進秩易名又為之分茅賜允蓋愛馬者不惜千金以市駿骨愛士者不惜空名以收賢效鼓舞天下之大權端在此也竊見東粵起義諸臣同功同烈既奉 溫綸而郵廕懸殊者兵科給事中臣陳邦彥其人者 邦彥素懷忠烈當逆藩僭位之時急走端州擁戴 眞主他人不知臣獨知之及虜氛漸迫於永歷元年二月十一日糾督義師急攻廣州以綏梧桂之急以奠 皇圖一以乘廣州之虛以期恢復邦彥起義在閣臣陳子壯侍郎臣張家玉之先既又合謀分攻以成犄角之勢舉事固為同心功實無差異去年八月十五日其子恭尹具疏奏 論 聖旨着

焰陳子壯張家玉例賜廕議謚以慰英魂該部知道
欽此乃近蒙恩予壯家玉俱得贈侯爵其子陳上
圖弟張家珍俱世襲錦衣衛指揮使獨科臣陳邦彥
蒙贈太僕寺卿廕一子恭尹入監讀書與焰例初
旨若不相合臣伏讀太祖高皇帝褒忠之典先臣
花雲以樞院判贈東丘侯胡大海以參政贈越國公
葉琛以南昌知府贈南陽侯此彰明較著者也當強
兵蹂躪東土勢如疾風炎火疇敢犯其鋒者邦彥受
詔感泣募士興兵首攻廣州使彼東顧不暇藥然
不敢西向固欽皇上之福力彌天而邦彥之功亦
爲不淺小矣且邦彥破家起義與子壯家玉同督師
血戰與子壯家玉同身首異處骨碟肉臠與子壯家
玉同籍沒家庭靡有遺黍與子壯家玉同至三子馨
尹和尹廣尹妾何氏同罹命於屠戮之下則科臣邦
彥似較烈也伏望皇上下採芻言博稽輿論加邦
彥之忠不愧子壯家玉特從初旨贈爵廕襲焰子
壯家玉例俾天下聞風興起中興之盛典開創比隆
臣之所大願也如果臣言不謬乞勅該部施行永
歷三年三月十七日具奏二十二日奉旨該部察
議具奏

吏部覆疏

行在吏部尚書晏清題為殉忠較烈卹典宜均等事謹看得臣子不幸而殉節寧惜塡壑之名典朝破格以卹忠豈反既渙之汗惟是後來之蒙卹者極隆遂覺前此之宜恩者未盡如兵科給事中殉難臣陳邦彥舉義則著先聲成仁而羅奇慘及今志酬馬華猶然氣壯羊城廕諡炤陳子壯張家玉例已有前旨及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不可謂非優典矣迨子壯家玉贈侯而其子皆世襲錦衣衛使則是邦彥於初旨尚多餘恩此臺臣卹典宜均之疏鄉紳羣情共憫之揭欲以前例望皇仁者也然臣等奉有察議之旨竊以為節烈雖無軒輕而官品原有崇卑子壯閣臣也家玉侍郎臣也而邦彥則屬科臣卽如殉贛諸臣之贈廕御史臣姚奇亂主事臣龔參亦有與各部臣楊廷麟部院臣萬元吉不同者邦彥擬之姚奇亂同七品官而奇循得贈兵部尚書卽云會領僉院關防然未實受僉都也若擬之龔參雖少一級而掖垣體統等於銓司參亦得贈兵部侍郎矣此二例者較之已贈之太僕寺卿似為加隆而於招子壯家玉例卹錄及格請候聖裁或贈兵尚或贈

樞貳皆臣察議不厭詳且慎也若夫必信　初旨竟
卿子壯家王例則特恩在上非臣等所敢及矣永
歷三年六月十六日具題十八日奉
旨陳邦彥孤
忠上亘霄漢直節爭光日月所應得郵典比輔臣
陳子壯稍次與號奇循一例着加贈兵部尚書應
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該地方官與他設廟歲
時祭祀還與他諡

兵部覆疏

行在兵部尚書臣曹燁題爲殉忠較烈郵典宜均等
事看得故科臣陳邦彥孤忠自許勁節彌芳倡義而
折衝生而赴難所請志翩馬革氣壯山河者非
職至乃闔門被戮猶幸遺有孤男天之報施善人或
不爽哉前會賜太僕寺卿應子人監讀書茲據吏部
尚書臣晏清覆題奉
旨陳邦彥着與加贈兵部尚
書應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該地方官與他設
廟歲時祭祀還與他諡煌煌天讓耀人九泉矣察
彥子恭尹相應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其祭諸典
應敕各衙門行非臣等所越也議永歷三年
七月初八日具題初十日奉
旨陳恭尹准世襲錦
衣衛指揮僉事

請誥命疏

行在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陳恭尹謹奏爲恭謝天
恩兼陳下悃以展孝思以完先志事臣聞忠孝臣子立
身之防然當事會之極或有不得而兼盡者而其心曰
未嘗以九死暫忘之也若夫孝有可追例有得請則未
竟之志將不能不俯望於後人此微臣之私有不得不
仰祈於高厚者臣父兵科給事中臣陳邦彥四世單傳
一門殉節新蒙　聖恩加贈兵部尚書廕一子世襲錦
衣衛僉事澤及枯骨榮施後裔天眷隆重臣何敢復有
所覬臣伏稽會典凡陣亡死節官加贈者給與祖父應

得誥敕臣父揞生之日義以爲重豈暇計宗祀存没身後菀枯然　與朝方溥錫類之仁大報忠之典臣父生旣未得榮顯其親死又不能推恩及之九原有知將無遺憾又臣當覆巢之下本不欲生徒爲四世惜此一綫以命他鄉粤左反正始得歸具棺衾爲臣父發喪下體遺骸總不可問終天之痛難忍復言今服闋之期僅餘數月禮有盡而哀思無窮心欲歸而職守有限臣蒙恩世襲已於本月十三日詣闕叩頭恭謝訖而遽然濫膺寵秩衣錦腰金父死之謂何伏乞　皇上俯察舊例給臣父以應得誥命准臣回籍營葬俟服闋之日赴闕

供職庶臣父死忠不失爲死孝生平之志獲伸臣得盡
孝而後盡忠從此報恩有日臣可勝悚慓待　命之至
永歷三年七月十五日具奏十九日奉　旨陳恭尹
奏謝恩併請父邦彥應得誥命及回籍終制營葬等
項該部察議具奏
吏部覆疏
行在吏部尚書臣晏清驗封司臣潘應斗題爲恭謝
天恩兼陳下悃等事看得義憤不顧身家烈士之志
也而褒崇推及祖父卹死之仁也故臣陳邦彥貞心
慘節業蒙　賜贈樞正所當恤會典例並誥贈其祖
父如邦彥官者也至其子恭尹甫拜新銜仍緣舊制
蓋職邀世襲已知受恩之日長而服在禫餘尚恨報
親之日短所當允其回籍營葬服闋供職者也永歷
三年八月初五日奉　旨贈樞臣陳邦彥誥命准與
恤例頒給陳恭尹准與回籍營葬服闋供職

請加祭葬疏

行在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陳恭尹謹奏爲臣父有應加之祭葬　聖朝有無已之恩施謹冒昧瀆陳仰祈天鑒事臣竊惟國家褒崇忠節嘗多浩蕩之恩朝廷明辨等威自有一定之制謹按會典所載三品與二品祭之壇數不同葬之墳塋亦異本等之外尚多特恩節烈之臣尤爲破格臣父兵科給事中臣陳邦彥報國興師舉家殉節初蒙贈太僕寺卿賜祭一壇全葬以三品例也今蒙　皇上下採輿論加贈兵部尚書尚書同卿等級既殊禮數亦別似當更需殊恩酌加卹典若以三

品祭葬施之二品職官則於分有未安例亦未合且先
奉祭葬尚未舉行猶有可加之理臣今當回籍營葬不
揣冒陳伏乞　聖慈敕部查例頒給臣可勝感激待
命之至

永歷三年八月十九日奉　旨陳邦彥加贈兵部尚
書祭葬着照例頒給以慰忠魂該部知道

禮部覆疏

行在禮部尚書臣黃奇遇祠祭司臣吳道昌題為臣
父有應加之祭葬等事看得原兵科給事中今加贈
兵部尚書故臣陳邦彥奉命不辱取義成仁洒包胥
之血氣張宋旗焚百里之舟威興周鉞殉節本末纔
難備贅其初祭葬業經部覆照三品例祭一壇全葬
不可謂非優卹矣迨近奉　聖恩加贈兵部尚書則
應照正二品例仰邀特典者　臣部既奉有祭典著照
例頒給之　旨以及銓臣晏清等所題復　奉有着該
地方官與他設廟歲時致祭還與他諡之　旨臣部

竊以爲前此之祭葬特例三品而後此之隨恩宜照
正二品例予祭二壇再以死勤事加祭一壇全葬仍
遵旨咨呈內閣擬諡并行地方官設廟歲時祭享
兪徵 皇仁有加而忠魂嘗瞑矣永歷三年十二月
初七日奉旨陳邦彥着照正二品例與祭二壇加
祭一壇全葬仍咨內閣擬諡行地方官設廟歲祀以
慰忠魂該部知道
工部咨文
行在工部爲臣父有應加之祭葬等事屯田淸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准禮科抄出錦衣衛指揮
僉事陳恭尹奏前事奉 旨陳邦彥加贈兵部尚書
祭典着照例頒給該本部 覆題前事奉 旨着照正
二品例與祭二壇加祭一壇全葬仍咨內閣擬諡行
地方官設廟歲祀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
咨移部送司議就據該司察看得正二品例全葬
祭會典二品塋地周圍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圍墻
高八尺二品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
尺濶三尺三寸龜趺高三尺二寸石人石虎石羊石
馬石望柱俱二二品料價銀二百伍拾兩夫匠一百
各例應會該省布政司行令就近地方有司官支給

但時事多艱民力有限近奉 明旨令其本家有力
自備工料照依品級造建俟事平日補給但照 明
旨着照陳子壯張家玉例二臣既已差官有例可比
況贈正二品合得遣官造葬庶可副朝廷優卹至意
等日案呈到部除擬議設祭另行外該本部應差司
官一員以董厥事察得本部都水司何遍道英敏練
達堪以委任且以粵人而襄粵事相地營建實兩得
宜等因題奉 聖旨陳邦彥建祠造葬着何遍道去
其工料地趾本家平價自備事平補給欽此欽遵擬
合就行爲此合咨貴部院煩爲察炤 明旨內事理
希即轉行布政司督令地方官擇地炤依前項典例
品式造建其工料地趾俱令本家平價自備事平日
補給請勿有違須至咨者右咨 欽命總督兩廣部
院太子少傅杜 又照會廣東布政司 永曆三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書後

先府君殉節之明年江粵相繼歸命夏尹始出增城湛公梓家複室中詣　行在所上書言狀時廷臣爲先府君陳請者疏已十餘上而　上亦自知之故一時奉旨獨優尹書生年始十七八新自下土來妄以爲　主上殆將略其生官不次追恤比於陳張兩先生而有司奉行者皆能懷秦風同袍之心切皇甫不與之耻必將兄視死事之臣而子弟其孤無復齮齕之者科抄後徑歸里發喪其後有傳司封之言見諭者謂都下故事有紙筆之費千金陳張之家行之尹謝曰　興朝方刮磨垢

濁與天下維新豈猶用前車之轍哉其秋先府君贈太僕卿錄一子讀書國學而陳張皆得侯又明年春御史南昌饒公元瑛昌言於廷謂先府君功忠並茂而恤典不稱特疏請信前旨下所部察議自春竟夏司封者再易人而覆疏不上皆不知尹之家無四壁也及秋常德潘公應斗始視司封事一日而呈稿五日而命下於是先府君得贈兵部尚書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僉事尹既屢阨於司封以爲是司封者固無異於前人也遲遲不往見及拜命始謁謝潘公所以慰藉尹者甚至又使子弟過索先府君遺文手纂錄而去尹語人曰今而後

知世間猶不乏有心男子也距今十五六年與同邑梁君麗夫相識於縣城杯酒間梁君言有異事欲相語懷之十餘載潘公拜司封之夕僕與曹輩數人宿其署中夜半潘公手燭呼衆人醒問曰識所謂陳 先諱 者乎僕曰吾邑之忠臣也潘公曰是矣吾適夢庭中畫圖上有雲氣五色光芒不可逼視傍有老人指謂曰此給諫陳公 先諱 血也是豈有未竟之事乎即簡閱文書而饒公疏適在其上視吏所呈牘目次十三而越居第一潘公起於坐以手加額即燭下草覆疏念君未必知也 尹聞是語時毛髮俱豎退而謹誌之然後知潘公所以懃懃

於尹者有繇也夫當日之論非但貴先府君能死也丁亥之春李成棟以勁兵西向破端州梧州以圍桂林上崎嶇滯柳間方是時危在呼吸而先府首倡義旗帥羣盜攻廣州以掣其後成棟聞而引退嗣是張陳繼起鼎足而立攻戰彌年彼之不得逞志於西誰之力也而特以成棟方有大功柄國在廷之臣不欲極陳事以彰其短然而粵東死事卹典視四方有加至先府君功忠羣臣交章言之　明旨再三及之而卒限以資序不獲與於爵土之贈以終　主上大恩傷哉貧也繼而思之天下死忠者亦多矣江嶺阻絕未必皆得上聞上聞矣

未必皆能見夢於有司則忠臣孝子之氣沮遏而不揚者當日不知凡幾而先府君獨持徒手越數階而得司馬尚未可謂不遇然而易名之典以徒手之故議之連年粤以再陷而終不定情哉尹所以中夜疚心而不敢自逸者也故書其始末於册庶幾身及子孫必有能申之者甲辰七月不孝恭尹識

壽侯提督序

今上二十年夏命提督廣西左都督哲公始由河南道御史出征江西十四年冬上允親王大臣之請以公為江西南贛等處總兵官十六年有保守孤城之功又有信豐十里河之捷是年粵東歸正十八年兵部叙功題請奉命擢公今官是年恢復武宣來賓柳州又有黃土關之捷又二年滇黔蕩平凱歌既奏而公維岳之辰適屆粵西文武紳士走書來　以祝頌之詞為請僕於是而益服國家用人之明與公福祿之大也古者卿相出而臨戎入而治民兵民不分而文武不判為二途其判

爲二途自唐以下然耳然立國之勢則漸不及於古何
者文武分無事則文臣輕武而肆其齒牙有事則武將
矜功而笑視文弱宋明之衰取敗之道皆由此也哉國
家立賢無方惟求允當不限資序有由來矣公之始服
官也自佐領推秋官員外郎自郎而授　城監察御史
歷江南二道方是時靖共爾位請習典故恂恂然風
紀法度是司而豈知其用兵之善一至此乎且公之在
贛也屬當西粵背叛而吉安爲賊所據上下之援並絕
公獨能憤其智勇橫障狂瀾捐俸以給潰還之師發粟
以救饑餒之民不撓於逆書不懼於孤立卒以成恢復

之功謂非公砥柱之力哉至於旌旗所指賊必望風摧敗不獨於戰陣爲然如公在贛而兩粵自歸在粵西而滇黔竟滅意者公智勇爲之先聲而忠誠所格雖鬼神亦爲効謀福星所臨而妖氣爲之掃跡即不然何其神也僕生長粵左於公所治江粵二西皆爲鄰國而比者待罪銓曹得公功次尤詳然且反覆推求測公所以往必有功之故而不可得然竊謂九重深遠何自而知之之深用之之當如是書曰知人則哲唯聖天子以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唯公以之入桂去燕雲萬里僕不獲從諸公後升堂捧觴稱

九如之祝而公年方强仕後來之樹立益未有涯請濡
筆伸紙俟公功大成而大書特書之先書此以復西粵
諸公之請是爲序

壽新興縣侯公文

新州在萬峯間一水東流淺不可以通巨艦自宋元以往皆爲僻途國家底定伊始濱海多寇繼以遷斥之高雷瓊者取道二十四山以達於陽春陽江于是新州遂爲孔道而爲治者爲之一變何也地當孔道則征役繁與往日之間變而爲衝煩矣往來憧憧四方賓客所集聞見日廣士氣日昌往日之淳朴變而爲聲名文物矣是損與益交相半也而爲治者因其聲名文物而裁成輔相之憫其衝煩而所以節愛之是益者日益而損者無損也某翁侯君而爲政者茲期月矣省無名之費免

不急之務身持儉約而一無所取於民去歲穀稍不登
公即出倉粟以賑于民米價不至騰湧時雨愆期君侯
致齋將禱而雨澤立沛四郊霑足邑人爲詩歌以紀之
至若給牛種以招逃亾不偏審以均賦稅凡此皆節用
愛人之實也朔望之日必親臨講上諭剖析詳明剴切
聽者無不聳然終建義學延博雅之士以爲師使遠近
貧富皆得就學而時課藝文親定其高下以鼓舞之士
由茲益勵於文行克底盛治凡此皆侯所以裁成輔相
也蘄州紳士黎庶無不頌侯之賢者孟冬之月爲侯覽
揆之辰不鄙而問祝嘏之詞于予夫仲尼適衞之言以

富教繼庶之後夫王道不外是矣侯生長熙朝早應魏
科仕爲橦學論以卓異薦有蟒服之賜其爲善教可知
也新州地素饒沃而士多文采得以富教並施期月之
間頌聲如此矧有成之日哉夫君侯生於鳳翔古岐周
之地也周公召公之所生食邑在焉二公以王道相周
二千年間今未有繼而起者意者其在君侯乎則請以
新州爲周南召南而以二公之相業祝侯侯其滿引三
爵受之勿辭是爲序

壽河源司諭饒君序

吾郡地見於史傳者最古莫如龍川自龍川順流而下為河源蓋隋邑也介處歸善海豐之間地廣而多才宋初則有古成之先生時嶺東文學未振而河源以古先生特重六百餘年士風丕變郡之先達立不朽名照耀青史者在在有人指不勝屈而河源反若少遜豈山川風氣其開有時耶抑教養之術尚疎耶夫士習之興衰存乎學校學校之隆替繫乎師儒古者四民皆世其業故士之子恆為士今也比而同之而所謂師儒者或反出於商賈之行可勝慨哉處司鐸之位而以文章經濟

聞者指不過數人而河源瑟翁饒君爲著君望出茶陵
高祖憲副三溪公曾祖中翰賓印公父子後先成進士
爲茶陵開先祖父皆舉明經仕中外通顯而君少以孝
著於鄉黨與二昆並爲諸生有三鳳之目甲乙之亂君
謀於縣令守將協心同事保全一邑邑人至今誦之夫
出累葉簪笏之家而具文事武備之才挾制奇定變之
畧誠足以式多士而振浮靡九重之上知人善任以君
司鐸河源不亦宜哉某某之月爲君覽揆之辰河源紳
士樂君之賢介束帛而請壽君之詞於僕於時秋冬之
際天朗氣清試與君登高而望遠其東北諸峯巋然插

天者非趙陀作令之邑耶其西爲郡之鶴峯豐湖蘇長公之居也又西爲羅浮四百七十二峯少保龍塘葉公讀書之所存焉此其人並英偉雄傑千載之下流風餘韻尙足廉頑立懦而況君兼資文武烏衣王謝而河源之士覩沐其敎澤者哉夫陽燧方諸皆頑然一物耳就日月而照之而水火出焉何者其性本具也古今賢哲各鍾其山川靈氣其發之獨先者其收效也獨遠河源有古先生開之於其初而君爲之倡導於其後繼自今英才輩出其日與未艾乎而君亦與之俱永矣請得取壽考作人之詩爲君歌之以申九加之祝

壽孔母王太夫人序

詩三百篇其於送往勞來離居聚處憂思愛怨之情備矣君於臣臣於君兄弟朋友夫婦之相於子於父母莫不有詩而父母於子顧獨闕然何也子奉父母之命以有事於四方者也既行何能不思然必期其底於成以無負所教若父母思之至於歌咏則為之子者將不勝其急矣故陟岵之詩為其父母之言者曰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詞若是乎其不迫也四牡之詩為子之言者則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當王事之殷而懷歸之情蓋若是乎其亟也友人樵嵐孔侯母王太夫人年七十矣孔

侯求祿以養留家維揚以妻與子侍菽水之奉獨身五千里而來仕於粵揚州南北之衝書問往來絡繹而節府藩翰大僚歲必擇屬吏賢者爲朝賀之使齎表於燕京孔侯數與其選因得中道寧親朱衣象笏拜太夫人於堂上然後北發還亦如之無廢於王事而得遂將母之情者惟孔侯之仕惟然也孔侯閒爲予言太夫人教子之法甚嚴且詳先朝之末相尊公大人令秦中多惠政孔侯比歲連攝樂昌始興二邑淸譽仁聲昭於遠邇其官都使司首領於諸首領中品高而事獨稀所居積書數千卷晝日端几㢠簾以文史自娛爲五言詩得漢

人風致所與交必一世賢豪當世以高人正士目之謂其深得二人家法無忝爲尼山苗裔者太夫人五千里外其亦可釋上慎旃哉之懷矣高秋九月爲太夫人壽日而孔侯復奉表北行輕裝兼程將拜家慶於揚州粵人士爭爲詩歌以進萬年觴予於孔侯交特深故爲叙陳之太夫人前俾知孔侯爲不負所教且使天下萬世皆曰太夫人之賢也能教子也孔侯之賢也不擇官而仕也能養親也

與黄天襄

不復敎言已及二載各爲衰耄之齒往返維艱每思一握手而未有便如何如何鄉間比來多盜可爲寒心論者以爲鄉兵分回各方之所致弟久離鄉井未知近日措置何如然猶記金紫營未設之始日落未至山而諸兒已經嘯聚惟其擇肉而食諸父老乃謀之先君因力陳於本邑以及按臺然後此營肇建鄉間得以安居者數十年其初鄉兵月糧猶稍派之田畝戶口此老世兄耳目所及見而先君原稿具存集中鑿鑿可考也自設營以來墟租日多而田畝戶口俱可免派支四十兵糧

之外尚多數百餘羨豈不可商量增設乎往年該司申
詳極言墟中餘羨弟恐一旦通詳則此項非復鄉中所
有力向徐公言其故而後中止其事但恐刦者日多則
言者益復不止今若不添設鄉兵一則懼言者日多和
盤托出致鄉兵無糧可收一則懼地方多盜鄉中不保
此租不復可得二者皆鄉中之病也老世兄年尊德重
爲一鄉推仰望同黃文老盧闇老賴建老會齊紳衿耆
老及時商妥永靖鄉士無負前輩一片苦心弟雖去鄉
之人亦共沾福庇矣便鴻率布醜縷不莊色容之

復八十老人祝石書

子　先生足下弟伏處鄉落之日久矣昨偶至五羊令壻郤君儼然辱臨捧書發函感愧汗下摧傷搖落之餘誠不意世間有道高人數千里而惠之教言也所示書雖復數篇然濟時之略論世之識已可槩見今古禍敗多生於小人而成於君子生於小人之奸欺人得而誅之成於君子之任氣人不得而議之啓禎之間是已人家有子一以淫蕩破產一以鬬訟破產所以破產不同然均不得爲肖子也儒生俗士安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豪傑弟常謂此十六字幾可與危微數語並傳少時

留心葬事於陰陽家言無所不讀每登山覓穴茫然無所措手其後稍有所得穴時全不藉書徐而按於書無不脗合三十年來天下多故往往以己意料之常合以古事按之常違然後知所謂識時務之時難得而易失先一時後一時皆失之矣未易爲拘儒道也承聞先生大耋之年然猶日讀史傳夜分不寐細書如蠅頭精力强健少年不及殆天篤生師尙父衞武公之流弟獲通聲氣私心自幸何時乃得握手披豁快胸中種種也往時頗有所選述自戊午遭意外之譴下獄二百餘日家人惶迫時懼更以文字得罪取付秦炬唯拙詩以先有

刻本得存然雕蟲之技烏足汙長者之目哉一帙寄呈
聊以發一笑也王園長先生幼子諸孫尙數十餘人文
采風流未墜先緒足承存注晤時當爲致之王礎兄不
晤已十年聞往歲在都門近未知何狀頗有相聞否令
堉晤後一日卽告閩行卒卒無報臨筆飛越

金紫閣重修記

一鄉一國之間必有鎮山靈地以爲下民祈禱之所若桑林尼丘自三代已然而尤盛於今日往往其地之善否繫一鄉之禍福蓋神道設敎而復兼於靑烏家言衆志之所同即神明之所憑依也吾鄉金紫峰聳秀拔出爲一鄉之望其爲禱祀所歸久矣莫知其所始而爲廟貌奕奕於峰之巔者則自明中葉始張而大之金碧崔巍規模宏壯數紀以來人事頗不如昔或以爲諸神位置稍非其舊有以致之蓋廟倚東北而面西南金紫峯之脉自右肩而注於左石脊隱躍可見昔之祀者中奉

大士左文昌而右關公文昌爲文運所繫故左之以受地脉徵意固有在也後人徒欲侈耳目觀美而遷文武廟於峰之一偏面西倚東岐爲二向按其形勢爲地脉所不貫予往歲合鄉父老薦紳人士登峯求之其說良爲有據比者父老虔禱於神擬復文武之廟於其舊卜得中吉擬祀文武於前殿北帝之東西卜之得上吉蓋前殿之左隅巨石蟠焉固脉脊之所鍾也於是欑於有衆踴躍趨事盡撤而新之因高下之勢爲殿前後二重後殿中爲大士巖仍其初也左爲三元殿天官地官水官也右爲天妃宫因其故也前殿中奉北帝左爲文帝

右爲武帝三門並建壇基一體階前爲平墀外爲照墻
立前殿而望之大江洋洋環於墻外峯巒秀峙數百里
之遙收之几案之間左右爲磴道廣可容車升自兩階
以達於後殿磴道之盡處爲二夾室與後殿並左事醫
靈大帝右爲金花夫人左磴道之外爲巽位一亭翼於
文廟以聳文明之秀從賴氏催官之說也奉無量諸佛
焉右磴道之西爲燕喜亭與巽亭相配以爲飲福之所
而前後三殿爲鐘鼓亭各二其前殿左偏爲土地祠以
收內局之水其制度局方而機軸流通勢整而氣象疏
暢啇之有識謀之通鄉衆志協從鳩工於今年仲夏二

日癸卯告成於臘月八日乙巳登者莫不欣然信以爲將來之盛必數倍疇昔也於是二三父老過而相命曰昔方伯姜公之碣子之先君大司馬實主其筆今司馬已爲千秋人而子復以文名繼起其可無一言以紹美前人乎予遜謝不獲乃作而言曰夫古人所謂不朽者三世祿不與焉吾鄉三百年來仕宦可謂盛矣先達以忠諫直聲節烈文章著者代不乏人以不朽言之微獨一鄉雖甲於一郡可也盛衰隆替各自有時譬之草木秋冬之歛藏所以養春夏之花實也今兹癸亥爲下元之終以邵康節皇極經世攷之明年甲子卦得恆之鼎

其爻爲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卜爲天下昇平之兆夫鼎取新也今諸父老穆卜於神明舍其舊而新是圖而適與上元甲子相値其爲鼎玉鉉之吉殆將自吾鄉先之乎僕事諸君子所以勤勞於鄉者至矣僕雖不敏其何敢憚筆墨之煩於是次其始末與改作之意勒之於石俾來者有所考若夫形勢之大觀山川之源委則有先司馬之作存焉是爲記

求晴表 代艾

天視天聽無不本之下民爲雨爲暘實有關於庶政是以卿士師尹必有省月省日之勤然後水旱燠寒不致極備極無之患敢抒下悃仰籲高穹竊以自春徂夏十有五旬積雨凝陰幾無晴日雷轟電熌徧於東西南北之間倒海傾江注於田野閭閻之內千里牂牁之滾奔騰於高峽者激爲十丈重灘五嶺羅浮之波泛濫於諸州者變作無邊苦海用是城頹鄉徙岸坼隄崩老弱孩提盡爲魚鱉門廬宗祏悉付浮萍報災之官吏頻來避難之羣黎四散濕衣蔽體何暇攜隔宿之糧野樹爲巢

且未卜埋身之所自夫懐山襄陵之後東漸西被以還洪水橫流於茲爲甚某躬膺簡命撫治南州未度嶺而陰霾已深甫下車而羣災並告反躬自省薄祜多愆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覩萬姓之流離旣竭目力旣竭心思實無方以補救計惟歸命於皇天后土以保我城郭人民若其罪在某躬無爲民虐其或政多緒謬尚可改圖即使下民之宿孽難逃亦冀上天以好生爲德謹率僚屬各殫愚誠藉清詞以自通望紫宮而叩首所願歸雲入谷旭日中天仰此洪波作異時之海潤斂茲靈雨爲旱歲之甘霖庶幾流散可歸朽骨有重蘇之望偃禾盡

起金縢有再熟之書實國家無疆之休非臣子過分之

請也

祭王文

其辭曰天鍾其靈地開其軸是生偉人備膺多福起家遼左肇啓宏基王本何心百祿歸之自公而王自北而南封藩百粤鼎峙而三進爵爲親遂莫比肩寶函金册位孰加焉南海之區尉陀是宅其先眞定與王同籍千秋而下事豈偶然安享昇平垂三十年珍璧象犀百寶駢闐富有之福世孰先焉五福始終曰壽曰考異姓之王古稀及耄韓彭英盧厥躬不保李郭西平無土有號與王並者亦稀永年砥柱中流惟王歸然壽考之福古今邈焉洪範五福不及孫子豈曰忘之蓋其難矣惟王

命子三十二人孫及曾元百爾爲羣列第而居門皆棨
戟從而衍之豈不千億鼎新革故乾轉坤旋誰實安之
主器象賢子孫之福古莫逮焉貴極其位處極其尊老
極其安嗣極其繁天錫純嘏萃子一門以是令終夫復
何言某等生平未瞻顏色今去公門謬爲揖客巽焉在
疚使我心惻設奠几筵有淚沾臆嗚呼哀哉尙饗

祭先姊馮母陳安人文

嗚呼吾十二而先夫人棄世十七而先兵科殉節時骨肉凋零略盡奉先人遺體者惟吾與姊二人在也吾又南北遊行東西異處歲半不能數見見亦不能久留自此歲吾移家而西然後姊得歲數往來而白髮已種種矣嗚呼不謂此别纔數日而姊竟一疾不起也自姊之歸於茂才也而天下適大亂茂才勤苦力學遭遇不偶然姊知大義未嘗以不仕爲嘆也姊生長先兵科之家歸爲孝廉公之媳門閥高貴而承家清白貲用常不饒給而姊亦未嘗以貧爲憂也自茂才捐館舍吾乃覺其

顏色日以憔悴問之曰吾他無所恨恨茂才飽學一生更無出頭日耳嗚呼亦豈謂吾姊勤苦一生不獲享一日之安耶姊有三子一女納婦者二人餘亦皆已長成使天假之數年則婚嫁之事都畢而諸子皆才足任之在姊亦可以無憾旣年踰六十不爲不壽爲忠臣之女孝廉之媳茂才之妻幽冥路上俱可以無憾至於積善之慶則蒼蒼者存焉周易之言豈欺我哉一觴在陳以致永別之哀云爾

暘谷兄行樂贊

兄長吾二歲吾髩亂兄之今胡爲白髮而丹顔吾紳裾見之今胡爲露頂而不冠其生也世有詩書其長也值時之多難其中歲也拮据而守義其老境也知足而安閒奉十旬之慈母撫四世之兒孫成奕奕之寢廟卜在阿之考槃蓋有偕隱之孟光以成高尚之伯鸞昔人有言我獨遺之以安天將承錫以難老而高大其門

聽劒圖自贊

有丈夫握腕而行童子捧劒以隨其後劒鳴鞘中童子側聽而笑此獨漉子聽劒圖也獨漉子爲此圖踰三十年年既五十矣而圖之如初其生平可概見也乃自爲贊

贊曰五十年前非不可追五十年後是未可知以昔之圖較於今茲其中懷之耿耿者猶是而兩鬢之蒼蒼者漸非

前錦衣衛指揮僉事私謚貞謚先生獨漉陳公行狀嗚
呼予何敢狀吾友含歛之日予過視至痛哭仆地
不能起君子顗在苦塊匍匐向予曰不孝顗忽遭
大故哀號弗及心緒迷亂無以傳先人惟長者代
述生平死且不朽予謝不敢當老友林泝澤從寶
安來弔過謂予曰獨漉非公莫悉也其勿辭按君
姓陳氏諱恭尹字元孝廣州順德人其先系出銅
陵遠祖璽仕宋爲機宜文字從端宗南遷卒於廣
州仲子大謨元樞密副使樞密子徙家龍山迨君
先公邦彥奉二親出居於邑之錦巖傳至君凡十

二世君少即起踪儕輩穿穴羣籍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十七値先公殉難亡匿鄉落得免先是甲申之變先公以諸生走南都上政要萬言書隆武初聞其才授爲監紀推官適鄉試榜發復薦第七人時天下版籍已盡歸

本朝甌駱僅一隅正當日落虞泉而猶欲遂其魯陽之志亦迂濶而不知其無補者也尋桂邸在端州君爲先公疏請賜䘏得贈兵部尚書身廕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未幾而百粤奉

朔退隱西樵結茅於樵之寒瀑洞而居焉已而念丈夫

足不一踏九州目不遍識中原人物徒蝤蛭但安
坎井覺天地甚大反自我而隘耳因遨遊閩越循
及勾吳舉目河山懷情風景雄圖金虎霸氣赤烏
莫不短劍長歌慷當以慨蕭條爲客俯仰無人盼
天塹於長江聽溪流于春穀入匡廬汎彭蠡取道
章貢而還如是者七年歸則洒掃松楸經營先兆
旣襄葬事復出臺關擬爲西南之遊而洱海雲埋
黔陽信斷驂螭衡岳弭楫洞庭及從江漢下流則
又艨艟橫海倉皇匹馬始歷中都望太行以解鞍
濟黃河而入汴繁臺歌吹夸門鼓刀不禁寂寥動

成太息嗣遂巡南鄭取炎信陽惟昔君丁內艱錦巖夜夢大象十餘頭乘舟過門象上有人羊裘操琵琶而歌至是遇於鄭州恍若前夢望雲夢八九郴江不遠如是者三年君亦馬卿倦游且歸休矣里居兩度江鄉掩戶著書經年寡出近且城南築室選勝小罵冠蓋交遊贈答無虛日君之以筆墨煩勞耗其心血致一病而不可復振也或以此夫君智深勇沈有志當世之務每縱論古今如水傳器終然才大而不得生遇其時嘗繪九邊圖置之篋中疏明阨吭又能指陳象緯於分野躔次度數占

驗晰若毫芒爲人軒豁而雅尚恬適廉以立己和以接人量足包容力能堅忍亦猶其歷患難死生流離困苦經百折而鋒鋩不露使然也猶憶歲丙辰有權勢覬覦佛山生民塗毒君以一言立解所在存活數萬人又嘗出貲爲祖祠設祭田以供祭祀其勇於爲義往往如此君有獨漉堂集若干卷流布海內負當代盛名而君則謂丈夫當別有以自見然則君之以詩文知名卽君之不幸也君初字半峰早已表其終老山林之志晚號獨漉更以明其不忘忠孝之心蓋其畢生飲泣隱忍而不能

以告人者久自賦大招魂魄離散令帝告巫陽有人在下我欲輔之矣噫是可傳已君生於崇禎四年辛未九月二十五日卯時終於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四月十二日未時壽七十有一元配增城湛氏係崇禎乙亥特科超舉湛公諱粹之長女出子二人長贊南海增生次勵己卯科舉人繼娶番禺郭氏係原湖廣岳州府同知郭公諱鎮華之孫女前新寧守戎諱廷儲公之四女出子一人适幼學贛娶吳氏係南海崇禎壬午科舉人己丑特賜進士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吳公諱龍禎之孫女癸酉

科舉人諱文煒公之次女勵娶本邑李氏係勅封

儒林郎州同李公諱長茂之次女适聘新會明經

候選教諭吳公諱𤪲之長女女一人長適增城國

學伍公諱四知長子庠生得衆次適以下闕

大人先生哀其生不而錫之誄焉

一

鬱洲友弟梁佩蘭頓首拜狀

明世襲錦衣僉事懷遠將軍陳元孝先生傳

後學里人 馮奉初

陳恭尹字元孝順德龍山人明季贈兵部尚書邦彥長子性聰敏端重幼承庭訓習聞忠孝大節年十二喪母十五補諸生甲申乙酉間兩都相繼覆歿明桂王監國肇慶 大兵既定福建遣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率兵由潮惠襲破廣州王走桂林 大兵躡其後蒼梧平樂皆下桂林勢危甚邦彥乘間聯絡山海約在籍部閣陳子壯侍郎張家玉同起義兵而身往說甘竹大盜余龍率衆二萬攻廣州以救桂林并約明兵帥之在廣西

者鼓行東下聲勢響應養甲懼急檄成棟返兵還救桂林獲全事見明史 大兵知謀出邦彥掩捕其一妾二子以致邦彥邦彥不顧時恭尹年十七易服逃出有父友湛珩如者增城人義士也遣奴操舟密迎恭尹至新塘聞有蹤跡之者急走泥子灣田舍中增城令疑之召珩如至縣署別遣役圍珩如家新塘人素德珩如不期而集者千人走縣廷爲珩如請命令懼激變珩如又行賄千金事得解乃移匿恭尹於家之複壁中及邦彥死節并其一妾二子和尹虞尹殺之仲子馨尹亦死亂軍中明年李成棟叛附桂王迎王都肇慶兩粵粗定恭尹出復

壁赴肇慶疏陳父殉難狀得贈兵部尚書諡忠愍世襲
錦衣僉事給假治喪戊子成棟兵至贛州敗歿　大兵
將度嶺桂王移駐梧州遂奔南寧入安龍　大兵再定
廣州庚寅恭尹避兵西樵時已無家可歸每念及國破
君亡全家受戮輙失聲慟哭思欲以身殉之乃間關至
閩自閩而浙泛大江觀形勢於金陵由姑蘇還止杭州
時明唐王既殂於汀州鄭成功屯兵閩海觀望不敢進
魯王敗竄舟山勢益不振恭尹策其無成往來觀變留
閩浙者七年一日有父友遇於途責之曰君先人未葬
四世宗祊無托奈何徒欲以一死塞責絕先忠臣後耶

恭尹泣而謝之既而歸葬先人於增城之九龍山因泛舟出虎門渡銅鼓洋訪故人於海外時明遺臣多逃避海外久之就婚新塘即珩如女也旋與陶苦子梁器圃等避人於羊額寓何衡何絳兄弟家抑志讀書相砥礪爲有用之學世稱爲北田五子迨婦有身恭尹復謀出遊至贛州聞婦生男喜曰吾先人有後矣遂名之曰韻時桂王在雲南恭尹欲往從之八月道宜春至昭潭值　大兵諸道進剿滇黔路絕乃轉泛洞庭再遊金陵至汴梁北渡黃河徘徊太行之下當是時中原已定兵燹之後人物蕭條間有一二遺民相與撫時感事共揮新亭之涕見

者莫不駭且怪之庚子還轅鄭州路遇大象十三頭自南而北象背有羊裘而絃歌者宛然十二歲時夢中所見也驚問之知爲滇池所獲葢是時　大兵收復雲南破其象陣桂王逃入緬甸　大兵進壓緬境檄緬人獻王先差人以所獲象獻捷路經鄭州恭尹知桂王將亡喟然曰吾之飄泊於此命也夫遂鬱鬱南歸逾年緬人盡殺王從官獻王於　大軍王至雲南府殂恭尹聞之大慟自是戢影田間無復逐日攀髯之望矣及甲寅吳三桂據雲南叛閩粵相繼告警恭尹以名重爲時所指目下於理者二百日及得脫自念身歷滄桑恐終不爲

世所容乃築室羊城之南以詩文自娛貴人有折節下交者無不禮接於是冠蓋往來人人得其歡心議者或疑其前後易轍不知其避禍既深迹彌近而心彌苦矣恭尹脩髯偉貌氣局深沉嘗繪九邊圖并身所經歷悉疏其險要置諸行篋其心力堅忍經百折而鋒芒不露方欲放攬遠遊馳騖當世及鬱鬱不得逞束縛無成憂忿之志一形於詩顧時爲雕雲鏤月之詞以自掩識者聞而悲之本先生行述在江南所作懷古及虎邱題壁諸詩傾動一時其全集則眞氣盤鬱激昂頓挫足以發其幽憂哀怨之思而隱寓忠孝纏綿之致故非一時詩人所及

年七十一卒於家獨漉子其號也

論曰恭尹以蒙難餘生幸完卵於覆巢之下顛沛流離屢瀕於死故其生平多沉痛哀怨之詞有愴恍若難以爲懷者王袞有恨張儉無依傷已朱竹垞之論獨漉山人也謂降志辱身終當躋諸逸民之列王漁洋推爲海內耆宿於其卒也有殄瘁之嘆杭大宗弔以詩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嗟乎觀於此可與論恭尹之詩可與論恭尹之爲人矣

粵東省志陳元孝先生傳寥寥百字但敘其爲詩人而已文獻散佚無如何也乾隆四十一年

欽定殉節錄先生攵忠愍得攺
賜謚忠烈於是忠烈雪聲堂集風行於世而先生全集至近
年始得見之予以先生忠孝之節鬱而不彰於是再
三翻閱全集并證以同時人詩文集及諸傳記作爲
此傳以補其畧

跋

先祖獨漉集原板散佚迨數十年矣家昕秀叔得其印本恒自珍藏客遊廿載始載歸見示慨念手澤所遺僅餘剩果懼終湮沒莫慰先靈爰付之剞劂俾毋失其傳至奏疏數篇舊附刻先祖巖野集後而諸碑文序記則復網羅遺失者也悉附篇末罔敢遺棄庶幾毋墜先緒云爾 道光五年乙酉來孫量平謹跋